

我心目中的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

刘 红刚 第 23 期笹川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教授

暮色降临，繁忙的城市少了几分喧嚣，推开窗户，一股暖风扑面而来，其中还夹杂着沁人心脾的花香，春天来了。

1993 年我从北京医科大学博士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其后来到我现在的工作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病理科工作，并在该院的耳鼻咽喉科研究所进行博士后研究 2 年，博士后出站后再次回到病理科工作。作为一名年轻的病理医生，当时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取材和诊断，这让我融于其中，也感到工作的充实和成就感。但有个愿望却动辄在自己的脑海中闪过。

我自中学阶段就学习过日语，在医学本科五年的大学阶段，作为自己的第一外语我又学习了三年的日语课程。那时已经经常有来自日本的医学专家到学校讲学，他们精湛的医术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记得有一次，一位妇科专家在术前对一位卵巢肿瘤患者进行了 B 超检查，诊断为卵巢的浆液性囊腺癌，然后进行了手术切除，结果术中冰冻病理检查即证实为卵巢的浆液性囊腺癌。这让在场的老师和同学们都惊讶不已。因此，从那时起我就有了一个愿望，希望将来能到日本留学，亲眼目睹和学习日本先进的医学技术。记得那时还和许多其他同学一样结交了几位日本笔友，保持书信往来。大学毕业后，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我和几位日本医科大学的病理学教授取得了联系，希望能到他们所在的学校留学，攻读博士学位。但多年过去了，阴差阳错，竟一直未能实现。难道就真的没有机会到日本留学去了吗？这种疑惑开始经常性的叩问着我自己。

终于有一天，医院的一位负责同志跟我说：你不是学过日语吗？我接到一个通知，让组织报名参加一个叫“笹川医学奖学金”留学日本项目的外语水平考试呢！你不想试试？其实这个项目我早就听说过，但要服从医院的安排。我从硕士、博士到博士后，在同龄人里已经得到了很多的学习机会，况且已经有过到美国留学（1 年）的经历。这时如果再提出这个申请，医院领导会答应吗？我抱着试试看想法向院领导提出了请求，没想到院领导说：“你还想再到日本看看，那就试试吧。”这样我便报了名，准备参加卫生部组织的全国外语水平筛选考试，即 LPT 考试。

这时我才意识到问题可能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自 1984 年大学毕业至今已经 14 个春秋了，大学时代所学的日语虽然在毕业后有时通过查阅日文文献有一些温习，但大多已经淡忘了，距考试要求的水平可能还有很大的差距呢。而且目前的状况是由于科内医师缺乏，白天工作异常繁忙，回到家里还要协助妻子做家务及照顾刚满 1 岁的女儿（那时还没有居住条件雇请保姆），很难再抽出余暇进行复习。但为了实现自己长久以来的一个愿望，我愿意拼出一条自己的路来。于是在上下班的班车上，在闺女停止哭闹的闲暇，我都如饥似渴的查阅及复习“日语惯用型”，“日语助词的用法”、历届“研究生日语入学考试试题”等等。

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复习，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和很多更年轻的同志们一样通过

了日语的水平考试，作为一名大龄的“老学生”，迈出了申请笹川医学奖学金留学项目的第一步，具备了提出申请的一个必备条件。其实在备考前我心里还有一个更大的压力，即在国内博士后都已经出站，按说在完成学业的道路上已经达到了顶峰，年龄也已偏大，在年龄上已接近允许申请的上限，这个时候还有必要到国外去留学吗？况且如果外语考试不能通过，还有可能引起大家的耻笑。但是要完成留学日本梦想，还是给了我巨大的勇气和力量，去挑战自我，战胜自我。

接下来就是外语水平考试合格者，在所在工作单位的推荐下填写申请表，提出第一轮申请。第一轮申请提出后需要经过中日双方专家的评审，据说为兼顾学科专业的平衡，有申请人虽然外语考试成绩很优秀，但因所在专业申请人数过多，名额有限而不能被录取的先例。这时我的担心再一次提到了嗓子眼上。时间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了，我的担心也在与日俱增，虽然在考大学、硕士、博士及博士后时，在接到录取通知书前都曾经历过这种等待期盼的心情。但是这次的等待时间似乎更长了些。终于有一天，办公室的电话铃响起，一个陌生的声音说道：“我是卫生部科教司的。。。你的笹川医学奖学金申请初审通过，时间紧迫，请尽快到我处领取第二轮申请表。”我的心情顿时激动起来，可是这种激动也就持续了几秒钟，因为我已经知道，在第二轮的申请中还有可能被淘汰。中日双方对候选人的审核和筛选都是非常谨慎和严格的。从这一刻起我便意识到：自己似乎正是缺乏一种锻炼，即学习如何镇静下来认真处理和对待任何机遇，一个专业人才的成长，不仅要掌握好专业技术知识，更重要的是还要经得起各种磨练，在意志品质上也要达到一个合格人才的标准，这也许比学到具体的专业知识对人生的意义更重要。只有经得起各种磨练和考验的人才有可能成就一番事业。

在第二轮的申请中，我结合自己既往的研究方向，很快和日方的几位病理学教授取得了联系，征求到他们对我确定留学机构的意见，大家不约而同地向我推荐了后来成为我第一任留学日本导师的日本信州大学医学部的瓮地雅夫教授，他被认为是“日本肉芽肿病研究最高明的教授”。瓮地教授也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我这个中国留学生。后来我通过了第二次审核，完成了国内的英语和日语的进一步培训，顺利的成为2000年第23期笹川生，并在2004年成为第13期特别研究者，先后在日学习2年，圆满地完成了多年来赴日留学的梦想。

2001年4月我回国后，积极地把在日本学到的新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理念应用到实际工作当中，由于成绩突出，当年晋升为主任医师，并在同年我科原主任退休时，医院让我接替了科主任的岗位。走上科主任的岗位后，除了考虑自己的专业发展问题外，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带动全科向前发展。我院已有百余年的发展历史（当时为113年），虽然也是全国知名的三甲甲等大型现代化综合性医院，但由于国家和北京地区长期政策性倾斜支持的结果，医院形成了以眼科和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为国家级重点学科，其他学科发展相对薄弱的格局。病理科的病理诊断工作虽然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但由于医院这种历史性格局的影响，及国家对病理诊断的收费标准偏低、病理工作者在医院所占人数较少、病理科给医院创造的直接经济效益少等原因，病理科很自然的被列为医院的非重点科室，这同全国绝大多数医院病理科的情况一样，并成为当今中国医院的特殊情况之一，与日本和其他欧美国家医院病理科所拥有的优势学科地位有明显的不同。面对这种困难的局面，是迎难而上，还是知难而退、被动地等待时机的改变？病理科的学科发展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考验和挑战，

我自己也经常陷入深深地痛苦和思考之中。。。。。

在日本留学的2年，除了学到先进的专业技术之外，最令我刻骨铭心的是时时都能从周围日方医护人员身上感受到的那种每个人都在尽最大努力把工作做到最细最精最完美境界的“极致精神”。这种“极致精神”一直在感召着我，呼唤着我，让我在对目前的形势和困难进行了认真地分析和研讨之后，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即对学科的发展实施3步走战略，我们制定了病理科的3个5年发展规划。第1个5年发展规划(2001-2005)为学科发展的基础阶段，将承上启下，明确学科今后的主攻方向和发展框架，首先要借助我院国家重点学科优势，为学科可持续发展奠定最重要的基础。其标志性成果为挂靠到我院重点学科一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成为该重点学科的博士生导师及主编出版一本头颈部病理学专著，扩大学科影响，达到国内知名。第2个5年发展规划(2006-2010)为学科发展的初步阶段，将打造自己所在学科一临床病理学的学科发展平台，启动自我学科发展。其标志性成果为申报建立临床病理学专业博士生培养基地，成为本学科的博士生导师，主编或主译出版相应专著及发表SCI收录论文，使我科头颈部病理学的发展水平在国内达到一流。第3个5年规划(2011-2015)为学科持续发展阶段，将实现学科在较高水平发展，标志性成果为出版外文专著在国外发行，取得国家级科技成果，使我科头颈部病理学的发展水平达到国际知名和国际一流。

8年光阴似箭、转瞬即逝。回顾走过的历程，我们欣喜地看到前2个5年发展规划的主要任务已提前完成。2003年我通过遴选成为首都医科大学耳鼻咽喉科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2004年主编出版了国内首部《耳鼻咽喉诊断病理学彩色图谱》，同年在作为第13期特别研究者在日研修期间晋升为教授，2007年我们向教育部申报自主设置“临床病理学”专业博士点获得成功，所在首都医科大学成为教育部认可的全国首家“临床病理学”专业博士点，我本人成为首医大该专业的首位博士生导师，2008年又成为中华医学会病理分会首届青年委员，发表了SCI收录论文3篇，其中包括一篇所指导的博士生完全在国内完成研究发表在国际著名病理学杂志“Human Pathology”上的论文，另外继主译其他3本重要病理学专著之后，我们主编了国内首部英文版病理学专著《Head and Neck Diagnostic Pathology》，向国外出版发行。目前尽管我们的学科发展之路仍步履艰难、坎坷不平，但我们在“极致精神”的鼓励下，仍在拼搏向上，勇往直前，并坚信一定会迎来光辉灿烂的明天。

回顾自己这段成长历程，我深刻地感受到笹川医学奖学金项目不仅在中日两国人民之间架起了一道重要的桥梁，增进了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加深了友谊，而且使每一位笹川生在专业技术领域都得到了培训和升华，更重要的是包括我本人在内每一位笹川生在意志品质方面都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洗礼和锤炼，这些都将成为我们笹川生人生的最宝贵财富。我愿借此机会再一次地感谢笹川良一先生、笹川阳平先生，感谢您们及日本财团为此项目的开展和进行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感谢日方全体工作人员为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所进行的大量卓越而细致的工作；更要感谢我的日方指导教官瓮地雅夫教授及胜山努教授及所在科室全体教师对我的指导及关照，没有他（她）们就没有我今天所作出的成绩。

笹川医学奖学金项目对笹川生的影响是久远的和多方面的，坚忍不拔，精益求精的“极致精神”贯穿于项目的始终，她已成为我对此项目及留学日本最深刻的体验之一，并将成为我今后工作、生活的动力及座右铭，定会伴我不畏艰难、永不退缩、勇往直前，直至成功的

彼岸。

愿笹川医学奖学金项目永存